

慶祝廢除平等條約的感想

亨 節 續

當此全國力求開誠團結抗戰建國的時
候，都不應該講尖酸刻薄感情用事的話
，但是眞即在老老實實的話，恰需要
我們全國都來講，才能發爲真理，造成
正確輿論，促進國家的進步。第一，應
該了解壓迫不平等條約的這一場功勞是
怎樣得來的：在漢的方面講，是中國革
命先烈們百年來犧牲奮鬥的結果，尤其
是我們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在橋的方面
講，是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增進，氣運的
抬頭，法西斯蒂就製崩潰等等所賜給我
國商業，總之，就是要發展全國經濟。
然而發展經濟必須以民主制度爲決定因
素，我們民國三十一年丁村長尙不得
民選之故實在那裏？於是我們病根所在
人民起不來就沒有方法克服貪污劣
腐化墮落的現象。

第四，美國參議員喬治說：此次大戰
後，世界必須爲心中不懷着希特拉觀念
的人所管理，這是對的，那麼今天及小
限度在盟國國家以內必須爲心中不懷着
希特拉觀念的所管理，才能保證最後
勝利，這亦是當然的。十餘年來，同盟

十八年英艦只能購得一日，因爲他的目的只達到一半，我們何敢以此爲傲而自滿！

第三，我們的一切尚不如蘇英美進步而健全，欲將日寇驅出國境，必須發掘人民最大力量，全國的物力財力，同時並進行採掘。所謂人盡其力，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欲使人盡其材，必須召開國民會議，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地盡其利，要發展農業，物盡其用，要發展工業，貨暢其流，要發展交通地方。

最後，我則講一講團結的必要。中國過大如同一輛車子套了四條牛，但是同着四面拉，雖然都自以爲是，很努力的，但是或拉或不拉，並且幾乎把車子也拉散了。抗戰以來，方向是一天更正了，現在我們是向着一個方向努力，都會有成績，自費不了力氣了。同胞們，努力吧！一致向三民主義的道路邁進，實現三民主義就是抗戰建國的具體步驟，前進啊！我們要把中國拉到最好的地方。

餘的團結抗戰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我們本身的努力實在是不夠，如果勝大成績因此自滿，也就未免有點貪天之功，其補想法是與國家民族前途有害的。

第一，舊約廢除新約成立是一件大事，值得我們慶祝鼓舞，從此外來羈絆是解放了，我們的國家已經不是罪人了。但是我們的一切都沒有健全，我們依然還是一個不健全的國家。孫總統十二年北上時，曾以兩件大事號召全國：一件是召開國民會議，一件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臨終囑咐，又復以這兩件任務付託我們，並期以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然而這個最短期間已經十八個年頭了，思想起來令人愧怍！現在英美對我們的不平等條約因時會而取消，召開國民會議尚遙遙而無期，總理雖稍解於泉下，但要跟上前邦進步。

龍衣武士

張
麗

清水河敵軍的生清

九月，長城左近已是落雪的天氣了。長年生活在大沙漠邊沿上的窮苦的居民都已披上寬大的老羊皮，而清水河的日本兵卻正以比在六月天渴穿衣更加焦灼的心情在盼着冬衣。對於經理處的心腹也像衣袋得太滿的時候那兒上等兵則一個新兵頭上繳一下，

[illegible]

有時碰着牙，露出凶像。出發「時役」是唯一能吃饱飯的好時候，並且可以隨便發洩獸性，搶掠以後燒掉房屋，森洋以後再撕毀女人的肢體，搶回去的東西還可以賣錢。對中國人全用不着憐惜，軍官就是這樣訓練他們。可是，外面有鋒利的風雪，難行的道路，和隨地埋伏着隨時都可襲來的八路軍。八路軍，對人民是溫暖的，對他們則如肅殺的寒氣。想到那漫漫荒涼一叟悲悽的孤

老太太炫耀着，告訴她這是老奶媽所縫的，那是小妹子寄來的。但到那間的歡快頃刻就化為悲愁。

「你的，我的「巴三」一樣的。一個敵兵苦痛的對老太太說：「我的日本國的「吉吉哈哈」的，有，三年兩年看看的不行！」（註一）

邊說就邊瀉下淚來。於是，吃得大醉，幾個人向在一起，痛哭着叫喊着，淚流滿面而痛楚。

他們更加以無賴的打擊。所以，一遇出發，老兵便紛紛生病，把不可知的命運推給才在操練「立正」「稍息」的新兵。

與其送死，還不如餓肚子，但餓不能由他們。就是餓肚子，每天還得有兩頓操，星期六打一次野外，不定是哪一個星期三還要舉行夜間演習。在這些時候，軍官們都派兵士，喚他們的飯，軍頭、皮鞋或是槍托罵打他們，熱天罰跑步，冷天罰立正。可是，日本兵要是只在這些時候挨打，那也算是特別優待了，耳光子和皮鞋隨時隨地都可以飛到臉上和屁股上。新兵這種機會更多，因為打他們的，除了軍官，還有老兵。只是被看見帽卡不大正，鈕扣沒扣好，禮節不到，或是別的什麼瑣屑的原因，就要被打罵一頓和撕下肩章來。為了躲避這些飛禍，他們沒有必要的時候就不出門，悶在屋裏睡覺，靜聽鄉情。而中隊長小隊長又往往在這時來覺擾他們，只聽外面大喊一聲，便是官來了，立即跑步出去，排隊、敬禮，官長帶着滿意的神氣走了，大家才返回屋去。

鄉間是他們最愛談的，無論從什麼題目開始，總是很快就引到鄉情上來，一引到鄉情上，鄉愁的悲苦就跟來了，於是，對戰爭的憤怒，對軍官的痛恨，但他們又不得不把這些一起掩藏起來，說話時故意把聲音提高。還不是因為日本兵都是獅子，而是因為小聲說話容易被可疑而招遣兵來找麻煩。六月時候，一個日本兵趁夜間演習把槍和軍服拋在壕溝裏，日本兵心裏更要引起恐懼的戰慄來。

星期口，軍官們要休息了，有酒保和隨從妓女供玩樂。士兵在酒天除了酒醉睡熟，整理內務和擦槍以外，也被允許找點什麼「娛樂」。軍官致給他們的「娛樂」是姦污中國的女人，到居民家裏要酒肉、要白洋，和隨便什麼能博得利手的東西。他們就在那裏喝起酒來，一面從衣袋裏掏出布錢的人兒，紙摺的狗兒馬兒之類，我射一粒子彈，子彈向前飛去，我屏着氣，望着他的蹤跡。我唱一隻歌子，歌聲消逝在空中，我屏着氣，等着它的回響。

不久，我聽着了子彈的落地，是敵人的屍體。而我唱的那隻歌子，又從一個徘徊廢的舊軍口中唱出來。（根據地文社稿）

假如我死了

谷曼

假如我死了：
我的槍活着，
我的手榴彈會飛，
我不死的理想呵！
希望傳起起的紀念塔。
我的生命，
永遠活動在伙伴的眼中。
（根據地文社稿）

酒，原是要藉以發散胸中鬱積的苦悶的，酒後被發苦悶得更緊，於是只有以痛哭叫罵來發洩。這種時候，官長也往往奈何不得。某次，一個為居民稱做「大白臉」的五年老兵，吃得醉金剛一般，在屋前祖宗三代的哭罵着。成田隊長給出外面回來，見他罵的太不像樣，就出言制止，一倒話語惹了「大白臉」，如火上加油，拔出刺刀往外就圓。成田見來勢不好，搶上去將「大白臉」緊緊捆住，兩個野獸一樣的在院外扭打起來。直到成田被摔倒在喂豬的石槽上，別的人才跑出來，帶着勝利者的神色把隊長救起，扶他回去。

當然，也只有五年的老兵才敢這樣放肆，而不至於受到什麼責罰。新兵就得早早地醒過來去放哨了。黑夜來了，從大沙漠吹來的尖利的風，要穿透龍衣武士身上的鱗甲，他於是緊緊瑟瑟地縮在哨樓裏面，叫一起放哨的隨軍去到外面巡視。隨軍就故意吓唬他，雖然自己也很害怕：

「八路軍來了，你的洋槍幹活計好嗎？」

「不好的，八路軍大大的有，我的死啦死啦的，沒有法子！支那人，統統的心壞了壞了的啊！」

哨樓外面：茫茫的黑夜，疎疎的冷風。裏面呢喃的狐腸，和懾懾的對於八路軍襲來的恐怖。

（計一）糯米，是填大米，煮了又煮的。

（計二）巴三，是母親，吉吉哈哈，是父母。